



倾听湖北

生活走笔

清溪水，清溪星

□卓茹茵

敢用一个“清”字作村名，清溪人的底气，大约都藏在这潺潺不绝的水声里了。

从武夷山脉深处出发，一条溪涧自东北向西南蜿蜒而出，在光泽司前一带来回盘绕，成就了清溪村曲折有致的河床。我们去往那里的路途，也像这溪水一般，绕着一弯又一弯山路。水声伴着鸟鸣，一路相随，是温柔的旅伴。

虽已入秋，日头却仍旧灼人。透过墨镜望出去，天空蓝得深邃，衬得群山格外青碧。终于到了——远远就看见一条溪水绕村而过，流过人家屋舍。车轮缓缓滚过石板桥，我特意放慢车速，转头望向窗外。远处水面泛着细软的涟漪，水底的鹅卵石被揉成一片晃动的光影。

那光影，仿佛能照进八百年前的岁月里，照进光泽人与水相依的故事中。

光泽，被人称作“最远的江南”。明明是山区小县，却被涓涓水流滋养得“青山耸翠，碧波滢秀”。这里的人亲水、爱水，连取名也离不开水——带水字旁的村名有上百个，人名也爱用水旁的字。水，是刻进他们骨子里的缘分。民间口耳相传的“纣王坝”，至今还残存着坝体的巨石。池湖商周遗址出土的陶网坠，静静诉说着远古先民如何从这清流中获取生命的滋养。水的故事一直讲到今天，新发现的何家潭遗址，又把文明的星火推向了更遥远的从前。

在光泽上百个与水相关的村名里，“清溪”是最清秀的那一个。先民择水而居，建起这座古村落，让清溪在2020年成了福建省省级传统村落。

水不仅养人，也承载信仰。清溪村里那座保存完好的天妃宫，就是明证。来自莆田的妈祖堂陪居侧位，殿中正座，留给了庇佑闽江流域的陈靖姑。尽管清溪河上的航运早已衰落，但奔走江海的商旅，依旧把大海和闽江的守护神，虔诚地安放在了武夷山的深处。

午后天气说变就变，落了一场急雨。傍晚雨歇，我们这些慕水而来的人，踏上溪边的康养漫步道。雨后空气清冽如泉，混着泥土与草木的香。地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是暖到人心里的柔黄。灯光设计得巧，仿着水波的形状，一缕一缕投在湿润的路面上。

此刻，溪水声愈发清晰，潺潺漫漫，盈满了耳朵。这声音不再是白日的低语，而是一种丰沛的、欢悦的流淌，像是水行于地，自有它的节奏与力量。

《诗经》里说“宛在水中央”。而我，踏在这光影粼粼的路面上，仿佛真的踩进了微光潋滟的水中。虚实交错间，一时叫人恍惚。光与影在地上织着、流着，与耳畔的水声一应一和，四周的静谧，反而更深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乌云悄悄散尽，夜空露出它最干净的样子。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，渐渐汇成一条朦胧的光带——那是银河，清浅地横亘于天际，仿佛真有迹可循。

天上是亘古的星河，地上是流动的光河，耳边是不息的水声。这一刻，清溪的夜，美得像一个清醒的梦。

这条漫步道，像是某种温柔的隐喻。保护与发展，传统与未来，在这里并不冲突，它们就像脚下的光与水，交融着、共生着。曾经的乱砍滥伐、毒鱼电鱼，早已被村规民约所禁止；如今只剩下“灵秀清溪”的豆香、悠然来去的河鱼，和这条如诗般流淌着光与梦的绿道。

走到尽头回望，那片流动的光晕在星空下蜿蜒，宛如清溪另一条温柔的支流。这溪水啊，白日以清澈滋养万物，雨后以欢歌洗涤尘虑，深夜则以星河共舞，抚慰人心。它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而来，带着原始的纯净；流过古街、工坊、茶舍，染了人间烟火的暖意；最后，流进漫步道的光影里，流进每个过客的心中，汇成一股清澈而坚定的力量。

村口老树依旧掩映着溪流，标记着早已逝去的码头。那座守在河湾上的天妃宫，仍在星空下，护着这一方水土。此行虽在秋天，我却已开始期待它的春夏秋冬。而这雨后的星夜清溪，无疑是四季馈赠中最清寂、也最灵动的一笔。



扫一扫，听一听

走进千年古村——石门

□范丽娇

我见我闻

那日，一段偶然划过的短视频，牢牢锁住了我的目光——几只羽色斑斓的小鸟正在枝头嬉戏跳跃，它们头顶着钴蓝色冠羽，眼周一圈黑色，喉间一抹明艳的黄，从腹部到尾羽则是由橙黄渐渐过渡到白，背部披着沉静的橄榄绿。如此纷繁的色彩，竟能在一掌可握的小小身躯上完美交融，不能不让人感叹这大自然创造的奇迹。

从解说得知，这美丽的小生灵名为蓝冠噪鹛，是雀形目画眉科噪鹛属的极濒危鸟类，野生种群不过二百五十余只，比大熊猫还要稀少珍贵，故有“鸟中大熊猫”的美誉。蓝冠噪鹛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极高，全球仅分布于中国江西婺源及周边区域。

这份隔着屏幕的惊鸿一瞥，就在我心中悄然播下了向往的种子，静待着有朝一日得以相见的机缘。

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初秋之晨，我随友人踏入了千年古村——石门。村庄位于婺源县秋口镇王村，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，以俞氏家族聚居为主，至今仍完好保留着明清时期的街巷格局和徽派古民居风貌。村名“石门”，既取自“两石对峙似门”的自然地貌，也暗喻“石门锁钥”的军事防御意义，历史上曾是徽饶古道上的的一处重要枢纽。

如今的石门村，静卧于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的怀抱。四周青山如屏，古木参天，清澈的月亮湾溪水绕村蜿蜒而过。水面波光潋滟，静静停泊着几艘画舫，两岸古老的枫杨树姿态婀娜，绿荫如盖，在水面投下斑驳的倒影，共同织就了一幅静谧的水乡画卷。

沿着青石铺就的溪岸漫步，一个巨大的惊喜与我期不期而遇——这里竟然就是蓝冠噪鹛最重要的栖息地。每年四月到七月，当春风染绿山野，这些珍稀的精灵便会如约而至，在古树的枝叶间筑巢安家，繁衍后代。最难得的是，村民与它们毗邻而居，形成了动人的“人鸟共处”生态奇观。为了守护这些精灵，村里组建了专职护鸟队，将爱鸟护鸟的条款郑重写入村规民约，更与科研机构携手开展长期监测。在这里，生态保护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切实的行动。

然而，此时繁育季节刚刚过去，鸟儿们已飞往他处。虽然无缘聆听它们清越的啼鸣，无缘欣赏它们灵动的身影，但那些高悬在树梢枝叶间的空巢，与我一样，都在静静守候，等待来年春风再起时，那些熟悉的身影翩然归来。

信步村中，但见白墙黛瓦错落有致，青石铺就的小径蜿蜒向前。最引人注目的，是那些以鹅卵石精心砌筑的墙基，质朴中透着匠心。这项传承了数百年的“鹅卵石民居营造技艺”，早已在2019年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成为这座古村独特的文化印记。

曲折的巷弄里，处处藏着不经意的美好：一面挂满村民笑脸的照片墙，一个飘出阵阵酒香的老酒坊，一间浪漫小资的咖啡屋，一个古朴的非遗馆，几株挂满果实的柚子树，一栋栋风格各异的民宿……

而每一个转角，都可能与一丛错落摆放的花草不期而遇：或是从陶罐中倾泻而下的牵牛花，或是在墙角静静绽放的月季，或是悬挂檐下的吊兰……这些寻常花草，在村民的巧手布置下，为古村平添了几分鲜活意趣。

村中心的小广场上，是一派热闹的“晒秋”景象。一个个又大又圆的竹篾箕里，火红的辣椒、金黄的玉米、橙黄的南瓜条与褐色的花生铺陈开来，在秋日暖阳下交织出浓郁的色彩，仿佛整个秋天的丰饶都浓缩在这方寸之间。

更让我动容的，是石门村与朱子文化那种血脉相融的深厚渊源。作为朱熹的祖籍地，理学传统在这里不是典籍中的教条，而是流淌在日常生活中的温暖伦理。家家户户门边都张贴着言简意深的“微家训”，如“勿损人而利己”“斯文不可不敬，患难不可不扶”等等。这些质朴的训诫，如同一盏盏不灭的明灯，照亮着每一个平凡的日子。加之村里定期举办的家风家训活动，真正让“读朱子之书、服朱子之教”从纸上走入人间，实现了古典智慧与现代生活的完美融合。

2023年以来，石门村积极探索“生态+旅游”之路。月亮湾的竹筏串联起星江河的秀水，舟行水上，两岸花海与古村相映成趣；新修的樱花步道与景观带四季皆景，已成为摄影爱好者的打卡热点。古老村庄，由此在守护中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时至正午，艳阳高照，当我即将离去，站在村口回望这片被青山绿水与千年文脉滋养的土地，心中满是温暖的感动。石门村，它不仅在守护着蓝冠噪鹛这自然的精灵，更在守护着一种“天人合一”的古老智慧。在这里，鸟语与书声共鸣，古韵与新风并存，它静静地昭示着我们：对自然的敬畏、对文化的传承、对生活的热爱，这些看似朴素的情怀，恰恰构成了世间最美、也最恒久的风景。

山野菇趣

□葛清鹏

听闻老家一带菇况正盛，我便动了寻幽采撷的念头。本家顺哥是那村中人，一问之下，他欣然应允同往。

周六随他人山，不过两个时辰，便已尽享采菇之乐，更是意外地刷新了我寻获红菇的纪录。心满意足之余，竟生出几分不舍的眷恋。

周日心仍系于山林，犹豫是重游故地还是另辟新径。恰逢一人自新山而下，见其篮中多为“满山红”，心下便有了主张——再访昨日山野，只换个方向探寻。

此番不再平缓而行，而是径直向上。初始一无所获，待至微微汗意，方见“满山红”星星点点散落林间。虽非珍品，亦不至空手而返，倒也欣然。

正俯身采摘时，忽见几朵菌子体态丰硕，入手质感坚实异常，心中一动，疑是红菇。忙唤顺哥，他于远处应声，直言此地带绝无红菇。我请他近前一观，他细看片刻，抚掌称奇：“确是红菇，更是上品！”喜悦霎时盈满心间——此乃我独力发现的珍宝。

继续前行，眼角瞥见道旁一朵“灰朱菇”，向深处望去，竟有更多藏于蕨类之后。唤来顺哥同采，他采得几朵便又往高处去了。我独留原地，心觉此处应有玄机，便拨开丛丛绿叶细细探寻。果不其然，几株“油朱菇”正当豆蔻年华，于疏影横斜间若隐若现，带来一阵意外的惊喜。



晨光漫步 卢国华 摄

用辛勤劳动
唱响我们的时代主旋律

